

命运弄人，遗憾终究拾不起，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春花秋月

江南岸 著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春花秋月

江南岸 著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2018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花秋月 / 江南岸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
2018.6

ISBN 978-7-106-04928-7

I. ①春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26599号

春花秋月

江南岸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100013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-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10 × 1000毫米 1/16
印张/18 字数/265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928-7 / I · 1238
定 价 56.00元

序

春花秋月

此书所涉人事，除个别略有魅影，余皆著者杜撰，请勿索骥。

诸君看书，切要谨记，凡小说家言，不可轻信，观书会疑，方是慧眼。

著者作书，非敢立言存照、卖乖弄巧，游戏文字，贻笑方家，若能为诸君破闷解乏、增添谈资，乃此书大幸。

此书虽历时数年、费力若干、几易其稿，终因著者才力有限，仍难尽意，诸君见谅。

此书之注，所涉方言，如有不妥，敬请指正。

2017年7月 江南岸

楔 子	001
泛 舟	005
医 病	011
作 伐	015
结 拜	023
说 笑	032
父 命	036
拒 婚	043
刑 拘	051
过 年	060
游 寺	072
聚 斗	080
作 酒	088
定 亲	099
送 礼	112
行 善	124

目录

春花秋月

结 婚	135
真 相	147
请 客	158
凄 凉	166
厄 运	169
退 亲	174
相 识	190
信 物	197
缔 结	207
变 心	220
盟 誓	224
斗 嘴	232
惩 罚	243
兴 学	250
出 走	261
涅 槃	273
跋	277

楔子^①

在江南一隅，有一座山，名叫乌有山。乌有山得名何时已不可考。只是那山秀丽绚烂，主峰挺拔，高高矗立，嶙峋而上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宝塔，直冲云霄，似与天际接壤。主山四周又盘亘着八十一座小山，叠峦相连，延延绵绵，起伏万千。那八十一座小山峰又一致朝向主峰，似有万山朝贡、众星拱月之势，巍峨壮观，却是奇异。

乌有山另有一妙处，若是夏天，风和日丽，每天清晨，山峰上紫雾缭绕，氤氲腾漫，笼罩着半个山腰，恍如仙境一般。传说，古代一个大旅行家游于此地，驻足眺望，为眼前奇异景象所迷，流连忘返，竟不知归路。后人为纪念这位大旅行家，特地在山脚下塑一石像，迄今还在。

据当地的老人讲，这山上出现紫气，是因为这山有灵气。相传上古时期，舜帝巡狩于此，不幸身亡。娥皇、女英两位妃子追随而来，闻此噩耗，伤心欲绝，哭泣不已，日积月累，那掉在竹子上的泪珠日久结痂，斑斑驳驳，以后长出的竹子也是如此，后人为纪念两位妃子又称此竹为“湘妃竹”。

由于乌有山地处荒僻，树木葱翠，旧时又常有凶禽猛兽出没，所以一直以来人烟稀少。后来那些野兽被人大肆捕杀，逐渐减少，直至绝迹。人们贪

① 楔子：本义为：木匠斗榫后，怕斗榫不紧，在缝隙里塞一木屑（楔子），使其合缝、紧凑。文学上，“楔子”既可引出、承接下文，又可补缀后文若干情节。故，楔子大略相类“引子”或“引言”。

恋这里的天然秀色，来这里居住的人也多起来。当地的人又大力发展旅游业，本来秀丽怡人的自然景致，加上人力的斧斫细雕，又有良工巧匠精心打造的几处建筑，更是雕梁画栋，古色古香，巧夺天工，与那自然风光浑然天成，旖旎夺目。远近的游客慕其名，接踵而来，络绎不绝。

乌有山脚下不远处，有一个村庄，叫子虚村。据地方志载，子虚村起源于明朝末年。那时连年战乱，烽火不息，税赋深重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为躲避战乱与税赋，百姓到处流浪，他们或三五人，或五七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见这里有荒可垦，有地可种，便安定下来。几百年后，已繁衍成一个有数千人的大村庄。

由于子虚村的人都是四方迁徙而来，姓氏盘杂，有十几姓。张姓是村里人口最多、势力最大的一支。仗着道路带来的方便，张德贵就在离城不远的郊外开了一家卷烟厂。那卷烟厂有好几十亩地宽，光是请的工人就有几百个。不出几年，张德贵的手头宽松了，日子过得惬意起来，也不忘一方水土，润物育人。张德贵自己拿出钱来，在村前的大河上修了一座丈把宽^①的桥。村民此后不用再挤渡船，方便很多，心里感谢张德贵慷慨为人，致富恤贫，特地在桥的进村一头为他塑一尊石像，还请当地一位名士题字“德育后人，以和为贵”。

张德贵为村里修桥以后，自己也在村里建了一栋独院别墅，里面假山、亭阁、奇花异草等，应有尽有。张德贵每日饭后闲走，总觉得这院子里还少了一样什么，后经朋友点醒，张德贵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差一条小溪。于是，他忙叫人从村前的河上游开一个口子，掘一条小溪，把河里的水引进院子里。院子两头用铁网拦住，放了鱼，架上桥。每到烈日炎炎的夏天，趿^②着鞋，端张小板凳，坐在溪边的树荫下，垂着钓，吸着烟，饬^③着眼，看着淙淙流过的溪水，张德贵心里总会漾起一丝自得：想我这一生总算对得起列祖列宗，没

① 丈把宽：约一丈宽。后文有“个把月”，约一个月，此类用法皆同。

② 趿：把鞋后帮踩在脚下。

③ 饬：眼睛半眯半合。也指过度睡眠后，精神萎靡，眼皮下垂。

有丢他们的脸，反给他们增了许多光。子虚村几百年来，恐怕还没有第二个在四十几岁就挣得这份丰厚家业的。如今这份家业别说自己这一世花不完，就是留给儿子、孙子，他们也不见得能花完。想到这里，张德贵又顿时刹住笑容，泛起一丝哀愁，轻叹一声气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要是秋生那小子长半点劲儿，争半口气，我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。”

张德贵正在喃喃自语，不远处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穿着红色短裙，上身裹着一块蓝色轻薄纱衣，趿着鞋，正慢慢地走过来。张德贵两眼望着小溪，正在胡思乱想，不曾注意有人走近。那女人走到张德贵后面，一只手轻轻按在他肩上。张德贵转过头来，见女人惺忪着眼，似是刚睡醒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婆娘，你来啦？”那女人轻轻一笑，说：“刚睡醒，出来走走，却见你在这钓鱼。刚才见你望着水面的样子，又见你这张苦脸，想你在想什么发愁的事？”

张德贵望着女人那张略显疲惫的脸，多少思绪涌上心头：想当初，自己还是个穷酸的小后生，婆娘不顾家人反对与劝阻，坚决要嫁自己。结婚以来，日子艰苦，却也相濡以沫。多少年来，披星戴月，栉风沐雨，始终不离不弃，如今挣下这万贯家财，女人昔日的娇媚与容颜早已逝去，岁月的痕迹已悄悄袭上来。张德贵感到一阵酸楚，又有一阵欣慰于怀，轻轻笑了笑，说：“秋生这小子这些天没见他人，也不晓得去哪儿了？”张德贵婆娘说：“不提这小子还好，一提起来我就气。这几天连他个魂儿也没见着，整天跟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外头瞎混，晓得的人倒不说什么，不晓得的定会说这小子没老子，没娘，没人管教。”张德贵又叹了口气说：“子不类父，也怪我当初疏于管教，才纵得他今天这个样子，都是我的错。”张德贵婆娘说：“你也别太自责，我看别个家的孩子也没怎么管教，不是好好的，哪里像他这般样子。前些天我托林家嫂嫂帮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子家，想给他讨个亲^①，管束他一些，收收他的性儿也好。”张德贵点点头说：“这个主意倒不错，横竖^②是要讨的，早

① 讨亲：娶妻。

② 横竖：反正。

些讨回来也好。”他停了一会儿又说，“你刚才说的林家嫂嫂是哪个？”张德贵婆娘说：“你怎么就忘了，几年前，咱们还住那土屋的时候，她还来串过门，我们托她办了好多事情呢？”张德贵略一深思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就是这婆娘，有意思得很，说话又有趣，只是好些年没见她过来走走。哪天你有空请她过来坐坐。”张德贵婆娘说：“可不是，那天我去她家跟她说秋生的事，问她这些年怎么就不过来坐坐，吃口茶，谈谈白话^①也好。她却说，‘我们这些人的鞋儿是泥、袜儿是汗，进来一站脏了你的地儿，矮身一坐又污了你的桌儿、凳儿。身上的灰尘被风一吹，也够你忙上半天，哪里还好意思去。’我说，‘嫂子你太见外了，当初你也帮了我们不少忙，如今上门来坐坐，又有什么要紧，还怕少了你酒饭不成？’她笑了笑说，‘既是张家嫂子这般说，哪天我有信儿上门复你就是’。我出门还特地叮嘱她好歹过来坐坐，不然就显得生疏了。”张德贵夫妻讲了一会儿话，见日头快要落山，收拾东西回屋里去了。

^① 谈白话：也作谈白，说闲话，聊天。

泛舟

子虚村村前有一条三十多丈宽的河，到了秋天，雨水少，河水清澈澈的，河里的鱼虾、水草都能看清楚。流水也平缓，若是划船在河里玩耍，逆流而上，也不用费多少力气。

时值中秋季节，日光和煦。斜晖照在微风吹皱的河面散着点点光芒。河中泛起一叶小舟，舟上载着两个少女，一个十七八岁，一个十五六岁。年纪大一点的穿着一件花布衬衫，站在船头悠闲地摇着橹，哼着小曲儿，逆流而上，两眼望着前方长长的大河。河两岸俱是茂密的毛竹，偶尔一阵微风吹拂，竹叶发出“沙沙”声响。又有那斜阳照着大地，霞光满天，似是给这周围的景致上了一层轻薄的颜色，五彩缤纷，绚丽多姿。

船头的孩子似是被黄昏的景致陶醉了，只管摇着橹，痴痴地望着前方，不作一声。年纪小一点的女孩，静静地躺在小舟中间，面朝着天空，双脚并拢，伸得直直的。两臂张开，搭在小舟边沿上，十指伸入水中，逆着水流，拖出几道细细的水痕。偶尔一只手伸入水中，捞起一抔水，向上一洒，那水即散作点点水滴，落在水中，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浪花。年少的女孩突然坐起身来，叫了声：“姐姐……”船头的女孩听到叫声，回过头来问道：“什么事，妹妹？”妹妹说：“要是你能在家天天陪着我这样出来玩就好了，我整天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，都快闷死了。”姐姐笑着说：“看你这丫头，就晓得玩耍，

今天可是背着爹妈出来的，若是让他们晓得，准会有一顿好骂。”妹妹说：“姐姐，你不晓得，爹妈他们每天都不让我出来，一个活生生的人倒像是在坐班房^①似的被关在家里，一点味儿也没有。好不容易你从学堂回来，陪我要耍，爹妈他们就是晓得，也不见得会怪罪我们。”姐姐说：“爹妈他们不让你出来，也是为你好，你自小体质差，经不得风，淋不得雨，天气稍一冷，就咳嗽。要是你一个人出来久了，落下个病痛，爹妈他们不是很担心？”妹妹吁口气说：“那都是很小的时候了，你们还记得。现今我大了，自是不能跟以前相比。”停了一会儿又说，“我真想能像你一样，到城里去读书，可是爹妈他们总是不准，担心我这身子消受不起。我心里想，我这身体再差也不是纸糊的，哪里就见不得光了，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似的，被紧紧地包裹着，去城里读书都不能。说起来就让人气恼。”姐姐安慰妹妹说：“城里离家远，要是没个人照应，会很困难。”妹妹说：“有什么困难，难不成我这一世都不能一个人出门，得有个保姆跟着？”姐姐听了默不作声。妹妹顿了顿又说，“好久没见到夏生哥，他这次有没有和你一起回来？”姐姐说：“我们是一起回来的。”妹妹说：“他怎么不出来和我们一起玩？”姐姐说：“人家哪里像你这般贪玩，就要考试了，他在家里复习功课呢。”妹妹笑着说：“我就晓得你一心只护着将来的姐夫，把我这个妹妹来数落就是。”姐姐一听，脸上早已红了一大片，嗔怒道：“哪个是你姐夫？你若是喜欢他，就叫他做你的乘龙快婿好了。”妹妹咯咯笑着说：“姐姐嘴上这么说，只怕真有人来抢，心里有多少个不愿意呢。再说，你们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别说谁也抢不走，哪怕背着杆子还打不开呢。”姐姐被羞得满脸通红，放下手中的橹，捡起船上的一片小蔑条，走过来，轻轻地按着妹妹，举起蔑条做出要打下来的架势，说道：“我先打烂你这张嘴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。”

妹妹早已惊作一团，忙用手拦着蔑条，不让打下来，一边笑，一边讨饶：“姐姐饶了我吧，妹妹知错了。”姐姐见状，松了手，放开妹妹，微带怒色地说：“算你这丫头识趣，求饶得快，要是稍迟些，那条子落到你身上，我

① 班房：牢房。

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”妹妹见姐姐松了手，又回到船头上去了，嬉笑着说：“我晓得姐姐舍不得打我，这般看来还是疼我的。姐姐还有几分心在我这妹妹身上。”姐姐摇着橹，说：“哪个疼你了，若不是看你经不起我手中的条子，看我饶不饶你？”姐姐停了一会儿，似是想起一件事来，说道，“我这次回来，听说婶婶要给你做媒，可晓得是哪家的后生？”妹妹噘着嘴，很不屑地说：“还有哪个，就是张德贵家那小子。你看他副孟浪^①样，每天只纠着一帮混混，不是这里生事，就是那里闯祸，仗着家里有钱，天王老子也不怕。今天在张家吃酒，明天又在李家打麻将，后天不晓得去哪里混。这种人，雷公早该劈了他，如今还活在世上，真是老天爷不长眼。我见了，躲都来不及，别说嫁他，最好是这一世也别见到他才好。”姐姐说：“张家那小子的恶行我也听说过，你不喜欢回了婶婶就是。”妹妹啐^②了一口，说：“什么婶婶，她就是老虔婆，专门坑人子女的刽子手。也不晓得那虔婆收了人家多少钱财，明知是那样的人，还来咱家里聒噪^③，下次她要是还敢进咱们家的门，不让我看见就好，若是让我看见，看我不拿棍子把她打出去。”姐姐说：“妹妹，不管怎么说，她终究是长辈，又是亲婶婶，怎么能污蔑她，若是被别个听见，还说你目无尊长，反是你的不是。”妹妹愤然说道：“我哪里管那么多，我见了这种人就像眼里进了沙子，不抠出来心里就不得畅快。”姐姐见妹妹心生愠气，也不跟她再说下去，怕惹得妹妹心里更加不快。看日头已经西沉，就要落山，身上衣衫又单薄，已感到一股寒气侵入，说道：“妹妹，日头就要落山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妹妹皱着眉头，很不情愿地说：“还早着呢，怎么就急着回去。好不容易出来一回，总得玩个够。姐姐你就依着我，等日头落了山再回去，那会儿天空红红火火的，满地红霞，把这四周的景致映得比画还好看。”姐姐说：“不行，这会儿的天气比起中午来已凉了许多，还是顾着身体要紧。”姐姐一边说，一边把船摇向岸边。妹妹坐在船上，满脸不快，只是把

① 孟浪：轻浮、草率、放荡。

② 啐：呸。

③ 聒噪：打扰，表示厌恶。

头四下张望，默不作声。

船靠了岸，姊妹俩下船来，直往村里走。进了村子，没走多远，到了一个院落，院门开着，院子里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——林家嫂子——林二婶。林二婶散着一头卷发，眉毛描得细细长长，脸上敷着一层薄薄的粉，与周围黝黑的皮肤极不相称。那嘴唇被涂抹得更紫。上身穿着一件白色无袖褂子，露出一双黑黝黝的手臂，下身穿着一短裙，脚上穿了高跟鞋，跷着二郎腿。她旁边放着一张凳子，凳子上放着一只青色图案瓷碗，碗里盛着瓜子。她是一只手不停地往碗里拿瓜子往嘴里放，嘴里一边剥壳一边吐。那瓜子壳已吐了好大地，两眼只顾不停地瞟^①向过往的行人。

姊妹俩远远地就看见这一‘景象’，姐姐拉着妹妹的手，快步走进院子。紧接着，姐姐叫了一声“婶婶”。林二婶笑嘻嘻应着，转身回屋里端出两张小板凳来，叫姊妹俩坐。姐姐坐下，妹妹却还站着，林二婶说：“秋月，你怎么不坐？”秋月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不坐了，站着就好。”林二婶又对姐姐说：“春花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来婶子家坐坐？”春花说：“学堂放了几天假，昨天才回来，本来是想有空就过来与婶婶谈白，中午我们出去那会儿婶婶家的院子门还关着呢。”林二婶笑了笑说：“那时候我还在李家打牌呢，刚回来不久。”林二婶说着话，叫姊妹俩吃瓜子，春花捻几个放在嘴里嗑了起来。秋月却站着一动也不动，俨然没听见似的。林二婶晓得秋月的性儿，也不在意。春花说：“婶婶的日子过得倒是自在。”林二婶笑笑，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，说：“哎，没办法，我们这种人，太精巧的事做不来，粗笨的事又做不动，只有打麻将这事儿不费多少脑筋，也不费多少力气，倒还自在。”春花笑了笑，说：“婶婶说得也是，可见婶婶是有福气的人。”林二婶说：“哎哟，春花，你再也别说婶婶是个有福气的人了，自从跟了你那不长进的叔叔，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大运^②。你看这家里摆的这几样东西，哪一件不是我亲手置办的？要是靠他，一家人就是不饿死，也只好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，搭个棚

① 瞟：瞄。

② 倒运：倒霉。

住着，喝西北风呢。”春花笑笑，说：“是了，怎么不见叔叔？”林二婶说：“那砍头的，今天一大清早就出去，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也不晓得死哪儿去了。”

她们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大汉，满脸通红，飏着眼，无精打采，跌跌撞撞地进了院子。见春花、秋月和林二婶都在院子里，大汉向着春花姊妹俩笑着说：“侄女好啊，好些日子没见你们，怎么今天舍得上门来坐坐？”不等春花姊妹俩答话，林二婶抢先说道：“你这砍头的，今天又死到哪里吃酒去了，吃得这么醉醺醺地回来，像个泥人似的，站也站不稳？”

春花笑道：“今天二叔想是碰到什么好事了，才这般痛快地吃了一顿好酒。”林二叔嬉笑着说：“春花说得一点都不错，今天李家有户人家讨亲，叫我过去帮衬一些。哪晓得主人家热情得很，我都吃不下去了，他们就是不饶，几个人非得按着我，又灌了几大碗下去。我想，今天是人家大喜日子，我也不好扫人家的兴，只好硬着头皮，把那几大碗烧酒硬生生地咽下去，落后^①哆^②了一地。”林二婶说道：“要是酒吃，你还用得着人按着来灌？你是生怕自己少吃了几碗，没尽兴才是。”林二叔不说话，只管嘿嘿地笑。春花姊妹见林二叔满身酒气，也不再打搅，辞了林二叔就出去了。

秋月说：“姐姐，你跟那老虔婆讲那么多话做什么，我看到她不往她身上吐口水就算对得住她了。”春花说：“妹妹，这可要不得，太不尊重人。别说是自家婶婶，就是旁人，也应该尊重才是。”秋月说：“不是我不尊重她，我是看不惯她那张有事没事就嚼蛆^③的嘴，看见就想哆。”春花笑笑，也不作声。姊妹俩一路说着话往家里走，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下来。

姊妹俩进了自家院子，见林大叔正坐在院中间跷着腿“吧嗒、吧嗒”地吸着水烟，各自叫声“爹爹”。林大叔眯着眼，面带微笑，问道：“你们下午去哪里耍了？”秋月说：“我和姐姐去河里划了一会儿船，落后又在二叔家坐了一会儿，就回来了。”林大叔听了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以后别去河里耍

① 落后：后来。

② 哆：呕吐。

③ 嚼蛆：乱说话，表示厌恶。

得太久，寒气重得很，要早些回来。”秋月说声“晓得了”便和春花进屋里去了。

林大婶见姊妹俩回来，从伙房^①里端出菜来，叫大家一起吃饭。秋月见桌上有野生天鹅菌^②煨的鸡汤，忙用调羹舀了一小勺，送到嘴边，抿一小口，只觉得清甜香醇，满口余味，笑说道：“还是姐姐才是妈妈心头的肉，一回来，就煨这么好吃的汤，我在家里几个月也难得吃上一次。”林大婶见状，做出一副严威的样子来，瞧着秋月嗔道：“就你这小妮子嘴多，你喜欢吃，铫子^③里还有，待会我全给你拿来。”秋月说：“我哪里吃得那么多，我只是心里不平，为什么待姐姐这么好，妈妈偏心呢。”林大婶说：“我是怕你姐姐在学堂里成天吃斋，油水不好，所以多做些荤菜给她吃，我哪里偏心了。你姊妹俩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哪一个有什么不好，妈心里好过？”春花也瞪了秋月一眼，嘀咕一句：“死丫头，就晓得浑说。”秋月看着林大叔一声也不吭，只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
① 伙房：厨房。

② 天鹅菌：一种野生蘑菇。

③ 铫子：一种煨汤用的瓷罐，肚大，有把，有专用倒汤的出口。

医 病

第二天一大早，秋月醒来，只觉得头脑昏沉沉，肚子隐隐一阵疼痛。她只好双手捂着肚子，蠕动一下，但越发痛起来，不禁“哎唷、哎唷”叫起来。春花被秋月的呻吟声惊醒，坐起来一看，见秋月双眉紧蹙，眼睛微闭，嘴里不停地“哼哼”着，全身缩成一团，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，吓得魂儿都没了，一轱辘爬起身，也没来得及穿鞋，光着脚丫就跑去叫林大叔和林大婶。林大婶一听，也慌了神，起得身来，随手拿起一件外衣披上，趿着鞋便大踏步跑过去。林大婶见秋月痛得双手捂住肚子不停在床上打滚，额上已颀出^①微微冷汗，叫几声“秋月”，秋月也只是“哼哼”地应着。林大婶急了，忙转身对林大叔说道：“她爹，你赶紧去叫刘医生过来看看。”林大叔应一声，拔腿就往外跑。

林大婶吩咐春花去烧热水，自己坐在床沿上，握着秋月的手，轻轻地叫秋月的名字。秋月一只手捂着肚子，不停地翻滚，一边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，我肚子好痛，痛死我了……”林大婶说：“秋月，你别慌，你爹爹叫医生去了，一会儿就到，你稍忍着点。”正说着，春花端着一盆热水，拿一张帕子进来了。林大婶把帕子在热水里浸湿了，拿出来拧干，帮秋月擦身上的汗。身上的汗刚擦过，过不得片刻又颀出来，林大婶只得不停地擦。春花也在在一旁拿

① 颀出：冒出。